

第三十七章 廬中客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當王十三郎掌斷垂楊柳，範閑化蝶枝頭繞時。狼桃與雲之瀾根本沒有互視一眼。也感覺到了彼此心中地悔意與驚懼。

他們此時才明白，為什麼範閑在山居中被發現。竟是不思退走。反而是向著劍廬逃跑，如此才會機緣巧合地製住北齊皇帝。原來從一開始，範閑地目標便是劍廬。他今天來。便是要進劍廬，見四顧劍！

在半空之中，狼桃狂嘯一聲。手腕上地金屬鏈鏘鏘作響，兩柄彎刀就像是兩片金芒一樣劈向了範閑的後背。因為他知道。絕對不能容許範閑挾持陛下進入劍廬深處。一旦讓對方脫離了自己地眼光，誰也不知道北齊會迎來怎樣地恐怖收場！

而且他相信被範閑製住地陛下，陛下雖然年輕，但幾年來地經歷已經證明他超出凡人太多地眼光與智慧。既然陛下算定範閑不會傷他。那狼桃便要賭這一把，攻範閑之必救，逼他不得不得撒手！

兩片金芒向著範閑地空門斬了過去，而雲之瀾手中那把長劍，卻是清幽無比，中正平和地遁著兩片金芒內地空隙。刺向了範閑的後頸。劍芒大吐，如銀蛇吐信，劍意凌厲至極！

這一劍地劍意，其實與先前剎那。王十三郎抱楊橫打地劍意極為相似，都是四顧劍裏最凝然全神。顧前不顧後的一擊。雲之瀾此時冒險出手。與狼桃地理由不同。他不在乎北齊皇帝地生死，卻不相信北齊皇帝的判斷，然而他有天大地理由不讓範閑進入劍廬。因為師尊在廬內！

基於不一樣地原因，兩大九品上強者下了同樣的決心，同時施出了自己壓箱底的絕招。不惜一切代價。甚至冒著範閑殺死北齊皇帝的風險，向著範閑背後地極大空門斬了下去！

此時空中地四人如飛鳥一般。在劍廬前院地一片石坪上方飛舞著，時間宛若靜止在了這一剎那。

範閑地手中提著北齊皇帝，右手雖然握著黑色匕首。卻根本無法阻止身後的寒意侵來。

他身後的狼桃與雲之瀾。飄於半空之中。刀劍齊下，破空無聲。氣息卻是互相幹擾。發出令人心悸地吱吱寒聲。

此時範閑若不棄人回身自救，便隻有死路一條。可若他回身自救。隻怕也要受極重地傷，而且北齊皇帝一定會脫離他地控制。

所以範閑選擇了什麼都不做。依然依循著固有地飛行軌跡，向著草廬的第二道門衝了過去。根本管都不管身後的彎刀與直劍！

因為他離開京都。來到東夷，進入山居，直闖劍廬。都依據著一個判斷，一個底氣，他不相信。對方會在付出如此多的誠意之後。還會眼睜睜看著這一幕發生！

此事已經和運氣無關，完全是範閑對天下局勢地判斷以及對人心的洞察，還有對那個老怪物地信心。

事情如他所願，當刀劍離他地後背還有半尺距離的時候，身前三尺外地那扇門吱呀一聲開了。劍廬的第二道門就這樣敞開在逃難地範閑面前，歡迎他地到來。

範閑提著北齊皇帝撲了進去。然後這扇門咄地一聲關了起來。將狼桃和雲之瀾死死地關在了外麵。將那兩把彎刀和那柄長劍都關在了外麵。

草廬的門往往隻是象征意義上的分隔，材質多是用幹草和木條構成，如此脆弱地門，卻搶在那一剎那前，攔在了範閑與身後兩大高手之間。

這樣的門，如何能夠攔住紅了眼地狼桃與雲之瀾？

此時劍廬外麵的場中一片大亂，十來道流光分散，避開那株柳樹，王十三郎棄柳而獨立。所有人也顧不得理他，

隻是將緊張注視地目光投向了劍廬大門之中，他們都清楚地看到狼桃和雲之瀾，這兩大強者，追殺範閑入了草廬。

然而隻是過了剎那，所有的人都被接下來地一幕震驚地無法言語。

隻聽得兩聲悶哼。兩個人影淒慘無比地飛了回來。正是狼桃與雲之瀾二人，他們攻入劍廬時氣勢逼人。此時卻用更快地速度退了回來，情狀十分狼狽！

隻見狼桃在空中翻了幾個筋頭。渾身功力晉入極致。兩柄彎刀如雨水一般護住全身，一片金芒罩前身前，不知是在抵抗什麼隱形的力量。

而雲之瀾則是低眉收息，一膝微抬。一腿平伸向後，平劍於眉。極為恭謹。不敢施氣，隻是用體內地精純真氣勉強抗街，退的極快。不敢有絲毫停留！

狼桃在空中旋轉地越來越快，雙刀也是越來越急，最終化成兩片流光。隻聽得他大喝一聲。雙刀斬下，撲地一聲悶響後，停住身形。

一根樹枝被他斬成兩截。無力地墜落於地，狼桃一腳撐後。雙眉一挑，強行不退，卻是胸口一悶。終究被那根樹枝上蘊含的無窮殺伐之意震殺了心脈。噴出一口血來。

而雲之瀾比狼桃退地更快，更徹底，更恭謹，根本沒有想過用自己手中的劍去抵抗什麼。硬生生被逼退了十五丈的距離，然後單膝跪於地麵，雙手顫抖舉著那柄劍。

他的劍身之上附著一片青翠欲滴的樹葉。

場間眾人心頭大駭。眼看著這兩大強者便要將範閑擒於手中，哪裏想到。廬中人竟然隻是用了一根樹枝。一片樹葉，便將這兩大強者給逼了回來。

這世上擁有如此深不可測境界的人，隻有那麼幾個，而劍廬中地主人。很明顯是其中之一。看來劍廬外的擾攘。終於驚動了那位性情暴戾地劍聖大人。

四顧劍斬一樹枝，拈一樹葉。便逼退了人世間最頂尖地兩位九品強者，大宗師的境界。果然已經超出凡俗太多。

隻是這位大宗師終於還是有所偏心。所以扔向自己大弟子地是一片葉，而砸向狼桃地卻是一截樹枝。

當看見第二道門內飛出來地那片青葉時，雲之瀾驚懼地隻知退後，而狼桃地心中卻是生出了無窮戰意。強行與那截樹枝硬抗一記所以狼桃受傷吐血。電光火石間的剎那，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。

沉默近三年。躲於廬中不見客三年的四顧劍。今天終於出了手，不出則矣，一出手便是如此驚世駭俗，震驚四野！

草門外，所有的劍廬弟子唰地一聲齊齊跪到了地上，向著劍廬地方叩首請安。那些曾經參與了控制王十三郎一事地弟子們，更是感到了恐懼與強烈地不安，下意識開始用目光尋找大師兄地身影，就如同很多話本中寫地那樣，最擅於背黑鍋地組合中，大師兄這個角色肯定後背背的黑鍋最多，比如猴子。

雲之瀾半跪於地。臉色平靜，小臂上的衣袖卻如被風吹過一般輕輕顫抖，暴露了他此時內心深處的真實情緒，他不知道師尊大人是什麼時候來到了劍廬前方。也不知道師尊大人對自己的所為有什麼意見。但他隻知道，他必須這樣做，即便師尊大人不允許。

何道人扶住了受傷後地狼桃，北齊諸位高手一臉震驚地看著劍廬緊閉的門，不知道裏麵正在發生什麼，將要發生什麼，四顧劍為什麼要幫助範閑挾持皇帝陛下，陛下此時可還安全。他們的心急如焚。然而在四顧劍地威名之下，卻是根本不敢衝進去救人。

他們當中最強大的狼桃大人。也敵不過四顧劍隨手扔出的一截樹枝，這種實力上地差距。是無法用決心和勇氣來彌補地。

狼桃動作緩慢地擦去了唇角的血漬。冷冷地看著劍廬深處，眸中閃過一絲很複雜的情緒，似乎覺得某些事情有些出乎他的意料。

重重地摔落在堅硬的青石地上，範閑地腳尖在撞擊地一瞬間一縮，借著去勢彈起了身體。手掌早已鬆開了小皇帝地手。抬了起來，右手懸腕倒提著黑色匕首。半蹲於地，盯著身後的木門。

在這樣短地時間內。強行轉換了方位，準備好了殺招，做出了以虎搏兔地姿態，不得不說，範閑如今地實力確實

相當強悍。

如果此時雲之瀾和狼桃破門而入。範閑至少也不會像先前那樣狼狽，反而可以給對方雷霆一擊。

隻是過去了許久。那扇看似弱不禁風的草門。依然平靜地閤著，沒有人破門而入。甚至門外地聲音都漸漸微弱起來。這扇太過尋常地草門，竟似可以將所有地風雨與血腥關在門外。而讓門內的人自成一統，偏安於廬中。自尋遁世之樂。

許久之後。範閑緩緩地站起身來，眯著眼睛看著那扇門。知道雲之瀾和狼桃既然先前沒有殺進來，那至少在短時間內。是沒有勇氣進行第二次嚐試。

根本不用思考，他也知道這是為什麼。劍廬雖是武道聖地。但對於雲之瀾來說，能夠把他趕出去的，隻有劍廬地主人，那位性情怪戾的大宗師。

範閑並不意外。先前之所以選擇強突劍廬，也是估到了四顧劍一定不會眼睜睜看著自己吃大虧，他隻是好奇四顧劍是用怎樣的手法表現了他地態度。

劍廬內一片安靜。範閑轉過身去。發現北齊小皇帝正半坐在青石板的地麵上，挾著自己的腳，似乎是先前那次撞擊把他摔傷了，範閑沒有心情去管他，隻是平靜地環顧著四周，然而卻沒有發現任何人的蹤影。

他沒有看到那截樹枝和那片青葉，但在轉身前地剎那。他地眼角餘光隱約捕捉到了一個有些熟悉地身影，正是這個身影讓他覺得有些奇怪，今天來劍廬。他當然不敢帶著影子，那個身影是誰？如果是四顧劍，為什麼自己會覺得熟悉？

青石板地上，有草屑在隨風慢慢挪動。廬外的喧囂似乎已經成了很多年前的故事。範閑走到北齊小皇帝身邊。伸出一隻手將他挾了起來，然後向著劍廬內地第三道門行去。

就在二人離那道門不足三步時，這道草門被人緩緩從裏麵拉開。一個童子伸出了腦袋。眼睛精靈無比地轉個不停，在範閑和北齊小皇帝地身上掃了兩下。嘻嘻笑著說道：“二位誰姓範？誰姓戰？”

“朕便是北齊皇帝。”北齊小皇帝臉色煞白。看樣子腳踝處地傷勢讓他痛地有些禁受不住，但是在劍廬內部，他依然是習慣性地搶先開口說話。

範閑此時的感覺很奇妙。他不知道在這座劍廬之中會遇到什麼，微嘲一笑說道：“那我隻有姓範了。”

那名童子聽到二人自報姓氏，很開心地笑了起來，將草門完全拉開，恭敬行了一禮，說道：“二位貴客請隨我來，房間還在裏麵。”

童子轉身帶路，範閑懷中地北齊小皇帝地眉頭卻是皺了起來，他來東夷城已有數日，數次入廬。對此間道路並不陌生。然而卻一直沒有見到四顧劍地真人，今日範閑破了自己與雲之瀾地阻撓強行入廬。看來四顧劍非但不怒，反而有了與自己二人見麵的意思。

一念及此，北齊小皇帝的心神便凝重起來。隱隱查覺到了一絲不妙。

而範閑地目光卻是投注在那名童子的身後。童子地背後背著一柄長劍。看上去與他瘦削地身材完全不合。

不多時。童子便將二人帶到劍廬深處地一個房間裏。又有仆婦端來熱水吃食後。便退了出去，將這個安靜的房間留給了範閑與北齊小皇帝二人。

主人家一直沒有發話相見，這兩名客人也隻好有些被動地接受著安排，問題是此時深在劍廬之中。房間安靜異常。範閑與北齊小皇帝二人靜室獨處。氣氛頓時變得怪異起來。

範閑走到窗邊，推開窗廬向外望去。一眼。便瞧見了回字形庭院中間的那個大坑。眼瞳微縮。

而此時北齊小皇帝坐在他身後的床邊，冷冷地盯著他的背影。說道：“範閑。此時隻有你我二人，有什麼話可以說了。”

範閑沒有回頭。輕聲應道：“你我說地任何一句話，相信四顧劍他都能聽地很清楚...不過。我確實很好奇。你為什麼猜到我躲在理理地房間中。”

北齊小皇帝有些怪異地笑了笑，沒有解釋這個問題。反而說道：“朕也很奇怪。你為什麼會猜到朕知道了你的下

落，安排人手殺你。”

範閑聳聳肩，將目光從那大坑中各式各樣地劍枝上收了回來。轉身望著北齊小皇帝安靜說道：“這個問題不用解釋，其實我隻是有些生氣。你現在為什麼會變得如此愚蠢和幼稚。”

他緩緩垂下眼簾。說道：“你可曾想過殺了我之後，這天下將要為之付出什麼樣的代價？”

小皇帝地眉頭皺了皺。不知道是因為腳踝處的疼痛難忍。還是因為範閑給了他一個如此不入流地評價。

範閑從窗邊走了回來，坐在了床前的凳子上，平靜地看著小皇帝地臉龐。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你如今年紀已經不小了。可我還是習慣性地把你看成一個小皇帝。”

對著北齊皇帝。卻像是對著一個普通人一般說話。範閑所表現出來的態度與情緒。著實有些震撼了北齊皇帝的心，這不是實力的問題。而是一種根植於骨血最深處的平等感覺。就算是狼桃或雲之瀾。麵對北齊皇帝時。依然會恭敬無比。誰也不會像範閑這樣。視君王之尊如無物。

範閑靜靜地看著小皇帝清秀而尋常地容顏。思緒卻不知飄向了何處，他比世上任何人都清楚，這位小皇帝地厲害。數年前尚嫌稚嫩地他，就已經率先在慶國江南一帶布局，不論日後是範閑還是長公主控製內庫，他都會從中得到某些好處。再比如北齊錦衣衛指揮使沈重地死亡。這位小皇帝妙用上杉虎，一舉三得，不得不說帝心如鏡，人已自明。

然而範閑始終想不明白，對方會什麼想要殺死自己，如果說慶曆七年京都叛亂時，北齊小皇帝可以通過長公主的手殺了自己。再扶大皇子登基。對北齊有極大地好處...可是如今已經三年過去，在東夷城殺了自己。北齊根本無法置身事外。

“在東夷城殺了你。至少可以迫使東夷城無法降慶。”小皇帝冷漠地看著範閑。似乎不憚於在他麵前解釋什麼，“至於你地死亡會不會激怒南慶朝廷，根本不在朕地考慮範圍之中...難道說。你不死。你那位皇帝老子，便會不對我大齊用兵？”

小皇帝冷笑一聲：“既然不論你是死是活，都不能阻止大戰地爆發。而你的死。至少可以讓東夷城投向朕，這等好事，朕為何不做？”

範閑的眼前浮過五竹叔地身影。望著小皇帝嘲諷而憐惜地笑了起來。一指頭狠狠地敲在了他光亮地額頭上，說道：“陛下或許自重身份，不會親自出手，隻會出兵替我複仇。但如果你真的殺了我，我向你保證，沒有了苦荷的北齊，隻會變成一片血澤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